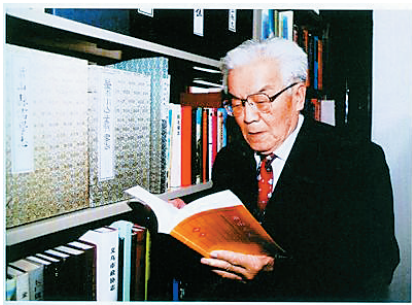


◇轻叩名门

张铁荣

怀念来新夏先生



来新夏先生

2014年3月31日的晚上,接到文华先生的电话,说是来新夏先生于今日下午走了,我的心里顿时一震。

真正与先生交往是在十数年前,那时国缙兄打来电话要我陪同他拜访来新夏先生。当时国缙兄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新版的《鲁迅全集》,为了解决注释中的疑难问题,特意向这位近现代人物史料专家请教。我的习惯是向来不无故打扰老先生,因为当时来先生已近八十高龄,一直笔耕不辍,手执一把蒲扇,把客人让到前屋他的工作室,满屋是书整洁而又干净,这就是著名的邃谷书斋,先生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挥动着蒲扇,旁边就是一台电脑打字机。他比较早使用电脑写作的老先生,他的诺言是:“有生之年,永不挂笔。”一个饱学之士就是过着这样既普通又洒脱的生活,这种书斋生活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。他除了问教学工作上及最近研究的事以外,也说说社会上的事,常常发出智慧的笑声,给人以亲切纯真的感觉。

来先生退休以后笔耕不辍,新作迭出,许多新书都是在退休以后写成出版的。正是“难得人生老更忙”的体现,并取得了“不寻常”的成就。他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一个老教授的学术追求,从而也成为南开标志性人物。

记得那次我还在来先生家中看到了启功先生的墨宝,当时启功先生因为眼疾已经久不动笔墨了,当他知道来先生八十大寿时欣然命笔,写下了遒劲而又秀丽的晚年难得作品。启功的贺诗是这样写的:“难得人生老更忙,新翁八十不寻常。鸿文浙水千秋胜,大著鲍园世代长。往事崎岖成一笑,今典典籍堆满床。拙诗再作如期颂,句里高吟应举觞。”诗后还有这样一段话:“壬午三春拈句奉祝来新夏教授八十大庆,启功再拜,时年九十,目疾未廖书不成字。”

记得陈福康兄从上海来津,我也陪同他去拜访过来新夏先生。自己出了新书也给先生送到家里,请求指正过。我的手头有不少来先生的著作,也有数册先生馈赠的大著,其中有:《林则徐年谱新编》、《北洋军阀史》、《来新夏书话》(台湾学生书局版)、《且去填词》等。特别是先生知道我的专业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,他特别赠送我其祖父来裕恂先生所著《中国文学史》的两个版本,以及来裕恂的《鲍园诗集》。我请先生题字时他再三不肯,说这是祖父所作自己不便写什么,我为了留作纪念再三请求之,先生才在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谨以先祖遗作赠铁荣先生雅藏。来新夏,二零零二年七月。”由于怕打扰先生,我到北村邃谷书斋的次数并不是太多。有时也曾接到过来新夏先生打来的电话,约我到他那去。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友声集——来新夏教授九初度暨从教65周年纪念集》中收了我写的一

篇文章,就是先生接到书打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取的。每次和先生交流都是如沐春风,我记忆犹新的是盛夏到他北村的家里,来先生亲自开门,他只穿短裤上身着一件无袖的白布短衫敞着怀,手执一把蒲扇,把客人让到前屋他的工作室,满屋是书整洁而又干净,这就是著名的邃谷书斋,先生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挥动着蒲扇,旁边就是一台电脑打字机。他比较早使用电脑写作的老先生,他的诺言是:“有生之年,永不挂笔。”一个饱学之士就是过着这样既普通又洒脱的生活,这种书斋生活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。他除了问教学工作上及最近研究的事以外,也说说社会上的事,常常发出智慧的笑声,给人以亲切纯真的感觉。

来先生退休以后笔耕不辍,新作迭出,许多新书都是在退休以后写成出版的。正是“难得人生老更忙”的体现,并取得了“不寻常”的成就。他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一个老教授的学术追求,从而也成为南开的标志性人物。

◇浮世逸草

钟芳

懂得之美

听学者于丹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:有一对渔民夫妇,两个人相亲相爱,一辈子没有红过脸,没有吵过架。妻子非常贤惠,每天都从她先生打回来的鱼里挑一条最大的最好的,斩去头尾,精心地烹饪中段,今天红烧,明天清蒸,装在大盘子里给丈夫吃,而自己就在厨房里把剩下的鱼头鱼尾烧一烧,吃过就算了。几十年过去了,有一天,老先生在黄昏暮色中深深地叹了口气,他对妻子说,这一辈子我没对你提过什么要求,现在再不提就有点晚了,你看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做个红烧鱼头吃?我这辈子最喜欢吃鱼头。妻子一听泪流满面,她说我做姑娘时就认为鱼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,所以一辈子都把最好吃的给你一个人吃了,我自己在厨房里吃了一辈子我最不想吃的鱼头。

时常在想,爱是什么?爱是心疼,爱是关心。现在,我终于明白,真正的爱情,一定是要懂得的。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是没有爱,而是双方缺乏懂得,固执地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。有人懂得是一生最大的幸福。爱情可以不缠绵,可以不风花雪月,可以不轰轰烈烈,但只要,那个人,懂你,就会时时沐浴爱的朝霞、情的露珠。金岳霖懂得林徽因,甘为她终生未娶;小凤仙懂得蔡锷将军,深情绵延地诉语,高山流水,知音难觅。人生在世,最重要的事就是懂得,懂得自己,懂得别人,懂得爱情,懂得美丽。

学术大师钱钟书和杨绛是一对难得的爱侣,宛如一朵珍奇的并蒂莲,散发出幽幽的沁人芳香。他们伉俪相携,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,不论暴风骤雨、世事沧桑,始终相濡以沫,互相欣赏,相互懂得。钱钟书任职文学所,携杨绛一同上班,一同下班,总是肩并肩,手拉手。他眼里的杨绛“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:妻子、情人、朋友”。即使在钱钟书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之后,夫妻感情依然如故,情绪从未低沉沮丧过。杨绛下乡锻炼,钱钟书每日一信,字字相思,权作她心灵的下午茶。百岁时杨绛回忆道:钱钟书曾和我说他“志气不大,只想贡献一生,做做学问”。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比较相投。杨绛就是这么决断地“选对专业嫁对郎”的。

张爱玲说,“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”。是的,我们来到世间,于千万人群中,只为遇见这样一个你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四目相对,只淡淡地问候一句:哦!原来你也在。这便是今生最美好的事。因为懂你,我愿意在你孤独时陪伴你,在你伤心时拥抱你,在你无助时支撑你,在你寂寞时欣赏你。它有时不需任何语言,一个眼神,一碗香粥,一丝微笑,一杯花茶,淡淡的,如深山里流淌的一泓清泉,带着澄澈和甘甜,温润心灵,满怀馨香。

我有一位80后女孩邻居,温柔细腻,深具才情,求学时经历过一段初恋,本以为和男友琴瑟和鸣,步入婚姻殿堂是顺理成章的事情,没想到毕业了,男友攀上了高枝,选择了另外一个很有家庭背景的女子。任凭她哭成泪人,他都不再回头看她一眼,这对高傲、漂亮的她是个巨大打击,理智的她消

沉了一年多,痛定思痛,认为他不是懂得欣赏她的人,不值得留恋。后在朋友的婚礼上,她遇上他。他淡淡一瞥,便立刻吸引了去,让她感到了他的与众不同,他看她也有一种异常动人的美和温柔。现在,两个人专心经营他们俩的爱情和家庭,有了可爱的女儿,一家人过得幸福甜蜜。

一生之中,我们会遇到很多人,有时是擦肩而过,有时是惊鸿一瞥,有时是点头之交,有时是相见恨晚,所以我坚持认为,爱情中对方是什么人都没关系,要紧的是得找一个能真正欣赏,懂你的人,相伴一生。走过人生的千山万水,爱情的烟火中,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人,就是最懂你的那个人。我懂你时你懂我,心与心的交融,皆因一个“懂得”而静谧美好,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,并且风光无限,芬芳四溢。

◇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见面三分情

见识过一个人,人称活动家。似乎打了兴奋剂,每天和这个喝酒,跟那个聚餐,搞得比国家领导人还忙。只要你打他电话,他一定在社交场合。据说此人脾气不怎么好,也不懂太多的人情世故,但因为结交的人多,还是多多少少能办一些事。别人办不成的,他一出面,立马解决。当然也都不是什么大事。人这一生能有多少大事呢?

此人的能力(或曰能量)来自哪里?大家总结了一下,原因归结为脸熟,跟谁都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台湾人有句口头禅:见面三分情。大陆人民很少用这个说法,但大家也在照此行事,传说中的“熟人好办事”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不同的是,“见面三分情”应该是“熟人好办事”的前置,是因不是果。现在一部分年轻人喜欢自称宅男和宅女,以不跟人打交道为荣。人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,选择怎样的生活自然都没错。但这里有必要中性地分析一下见面三分情的内涵,供有心人琢磨。

东方是个人情社会,讲究情义。情义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很多时候,所谓规则只是情义的题外话。没有情义才讲规则,有了情义,一切都好说。无论对错,这种现象都结实实地存在着。一个人的想法和态度不可避免要受情感的影响——自己的儿子就是亲。情义乃是通过耳鬓厮磨“磨”出来的。大宝天天见,彼此“磨一磨”,有些误解通过多次交流就被消解,从而互相理解。所谓“量变引起质变”,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有些本来血缘关系很近的人,如果一辈子不来往,也不见得有什么感情。同学、同乡、同事和战友关系在中国人的关系网占有主导作用,其原因也在于经常见面。就像两只蚂蚁,需要互相碰一碰触角,闻到对方的气味。这种气味即使和他不是同一种气味,起码也是他见过的、让他熟悉的气味。在当下,越是大城市里越是如此。小城市里人和人见面的机会比较多,大城市里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一回面,而让别人熟悉自己的气味,就尤其难能可贵。

陌生人之间,会有一种天然的戒备。经常见面、交流,对对方的优点和缺点都了解了。人们常认为让别人多多了解自己的优点才是好事。但若换一个角度,多了解你的缺点也不一定就是坏事。对方自认为掌握了你的缺点,能够自如地应对和驾驭(这就是你的盲点)。自信不会受你的骗,进行利益交换的信心就会增强。交换的次数多了,一回生两回熟,彼此就会因为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。这种微妙的关系中,互相了解(乃至见一两面)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人品再好,专业水平再高,别人不知道,你在他那里就根本不存在。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。清朝时一个高官被一个小官冒犯了,高官向别人打听了小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信息,准备到皇帝那里告状。正巧皇帝也找他,说某地缺一名道台,让高官推荐一个人。高官满脑子想着状告小官,脱口说出了小官的名字。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僚,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,是无法

收回的,而且还要自圆其说才行。这样,那个小官因祸得福,反而高升了。

见面三分情,也是东方人爱面子,讲面子的一个缩影。彼此熟识,就拉不下脸来。本来想着吵一架,一见面拍拍肩膀,小小不言的事也就过去了。所以,人这一生看上去是在和别人拼智力,其实也是在拼精力,拼体力。你没有时间跟更多的人在一起,让更多的人接触你,你的机会就减少了,精力旺盛的人就更容易胜出。当然,这是建立在接触双方都是健康人、中庸人基础上的。如果跟谁都话不投机,再怎么“磨”都没用。

◇琼岛风物

符忠良

牛角岭探秘

人们知道海南万宁的东山岭、六连岭,对牛角岭却鲜为人知,其实她曾是古代“万州八景”之一,琼州先贤对其也有过吟咏。

牛角岭位于万宁的西部,山峦起伏,绵延百里,双峰耸立,最高海拔805米,是万宁市第二高峰。

从东北方向遥望,牛角岭像一匹凌空奔驰的天马,腾云驾雾,双髻飘舞,尾拖星斗,霜蹄青靛,气象万千。从东南方向远眺,既像一对牛角,又像马鞍,史书上叫双髻岭,又叫马鞍岭,民间百姓叫牛角岭。

据《万州志》记载:在明代,名贤先哲推荐,官方选定牛角岭为“万州八景”之一,名曰“天马腾霄”。相传峰巅如出现彩云,万州是年必有学子科举高中。明清时期,万州学子屡中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。

明代定安籍进士王弘海(南京礼部尚书)曾赋诗赞之:“追风逐电疾于神,蹀躞霜蹄意态新。自许空群过冀野,肯将伏枥困涯滨。一从房隘甘为石,自厌秦鞭不渡津。伯乐只今须一顾,黄金市价待谁论?”

古万州八景由于时代变迁,项目开发,城市建设,许多景点已销声匿迹,无处寻觅。而被誉为“天马腾霄”的牛角岭还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。伴随万宁人见证岁月沧桑,经受风雨洗礼,向世人展现她的丰姿靓容,绝妙景致。

驾车而上,漫山遍野的碧树艳花,飞瀑流泉从我们的视野中向后飞去。胶林叠翠,槟榔花飘香,荔枝红绿满树,香蕉硕果累累,美不胜收。

车子经过一个村子,往左一拐,视野豁然开阔。在海拔五百多米高处,一条大坝横贯山谷,金寮河被拦腰截断,形成如今的金寮水库。高峡出平湖,湖水绕山峰,气势非凡。树影随风漾动,青山绿水,浑然一体,恍惚之间分不清峰在水中游,还是水在山间流。山上古木参天,藤萝盘缠,鹰旋蓝天,鹤鸣枝头。长俯瞰库区,碧水波光,椰影槟韵,蕉风荔雨,长



牛角岭。

天胶林,倒映水中,微风过处,山摇树漾;湖边小鸟成群,白鹭展翅。

水库北边,牛角岭无路可攀,无人涉足。村民说山上长着各类名贵林木如绿楠、坡垒、子京等,有树静闻鹿鸣,叶动见猿行之逸趣。伫立大坝上,俯瞰坝下,溢洪口处,飞瀑直泄,溅珠抛玉,奔腾喧嚣,扑向山涧河道;在古木、竹林、野藤、山蕉的遮掩下,穿山越岭,夺路而出奔向山下的太阳河,汇入万宁水库,实现二级利用。库区蓄水沿着灌渠,流过山岗陡坡,灌溉着东和垦区和周边乡镇农田,绿了山坡,绿了平畴。

顺着大坝右转,拐进水库旁的金寮村,这是个近百户的黎村,村子四周被成片的槟榔林拥抱,槟榔花盛开,香气扑鼻,沁人肺腑,蜂飞蝶舞,是新的旅游景点——“黎家驿站”。